

歷數門

歷

占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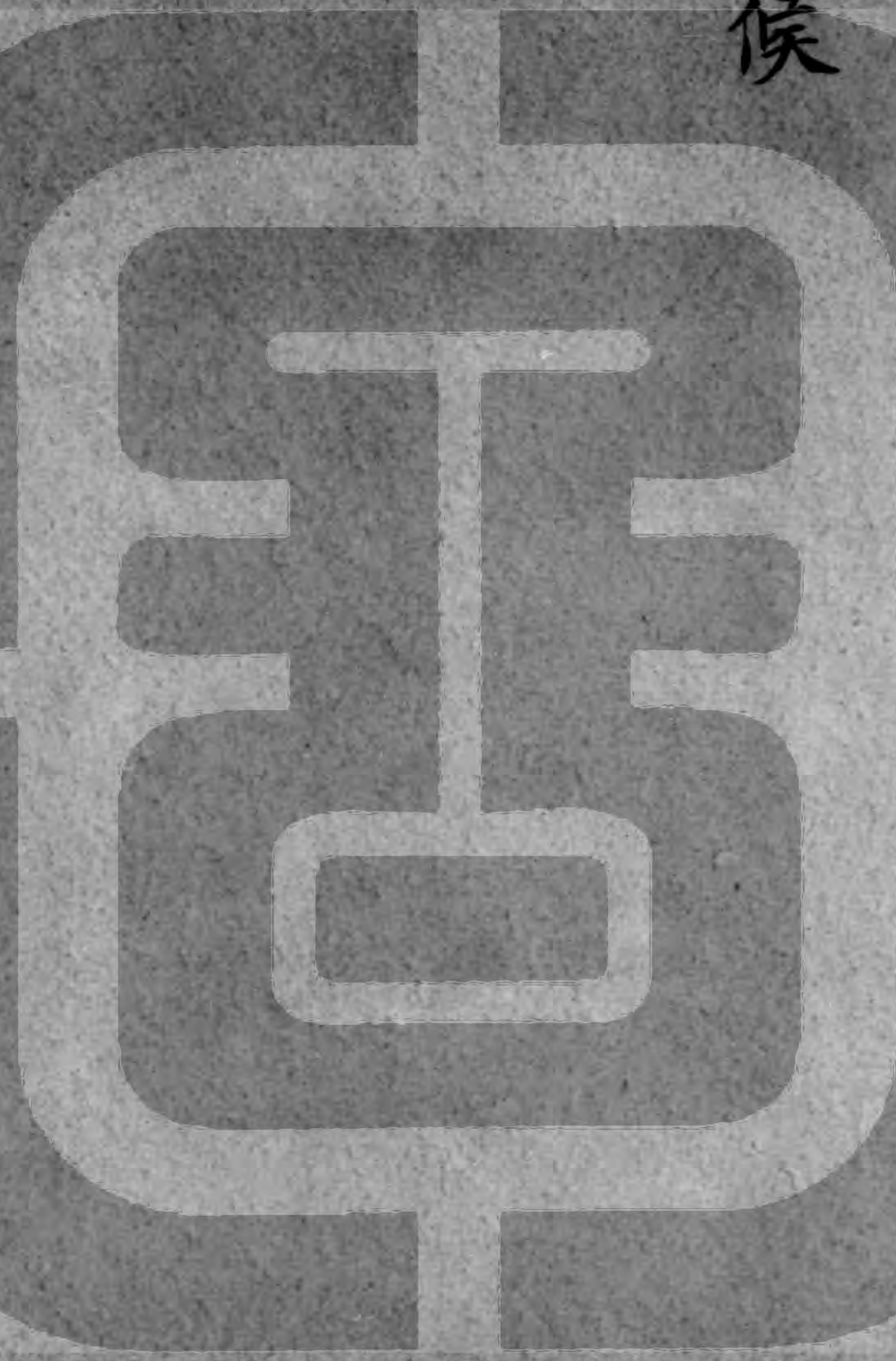
閏餘

時令

天文器

羣書考索前集

卷五十四之五十六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曆數門

曆類

曆數之起尚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交帝分八節以紀農功皇
帝迎日推策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隸首
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微歛起消息正閏餘述而
著焉謂之調曆洎于少昊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為曆正元鳥氏司分
洎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顓帝則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地建孟春以為元是為曆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爭次孟
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黎育重之後使纂其業西漢志書曰乃命羲和欽
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曆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夏至太康義和廢職唐一行曰湯作商曆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又曰商曆得庚寅一分周曆得己丑二分武王訪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故自商周成正曆紀以應天道周襄天子不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節首故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以為在戌史書建亥衣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恠蟄虫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五伯之末史官所紀惟有黃帝顓帝夏簡周及魯曆秦兼天下用顓帝曆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前漢志曰後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帝用乙卯寅用戊午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初因之漢興曆凡五變初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曆比於六曆既闕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又覩其真而海朔月見弦望滿虧多少是蒼傳曰蒼為計相善筭曆以高祖十月始息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尚黑如故漢初言曆者本張蒼迨文帝詔公孫臣立土德時曆制度蒼由此觸著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此漢初用

顓帝曆也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與倪寬等議曰推傳序文則今夏之時也其以七年為元年於是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乃以前曆上元泰初四阡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閏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即牽牛也太歲在子已得太歲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筭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太初曆乃選鄧平等及與民間治曆二十餘人唐都洛下閏與焉部分天部而閏運筭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故黃鍾紀先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等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筭如閏平法名曰陽曆元朔月生陰曆朔而後月乃生乃詔選用鄧平等所造八十一分律曆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淳于陵渠覆太初曆晦朔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用鄧平曆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也張壽王言黃帝調律曆漢元年以來用之今不調宜更曆之過也詔鮮于妄人誥問壽王不服請與

麻光等雜候鈞校諸曆詔雜候上林清臺課曆疏密凡十一家壽王課
疏遠壽王所治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徐萬

且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壽王季信治皇帝調曆皆疏闊壽王又妄言
太初虛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竟以下吏曆之

本驗在於天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蔡邕曰
丁丑唐一行亦曰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東都李洪難張衡

曰太初多一日冬至日值斗而云在牽牛棘閣不可復用漢書亦為密
近邊詔曰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武帝

曆者不知更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知初發述者得切其說此武帝
太初曆也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手歆究其微妙作三

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要密其曆曰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
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

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
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易與春秋天

人之道也以易窮則變之數為閏法以參天九天蒸兩地十地終為會
數以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即易天地之數為朔望之會是為會月會

數乘之周於章月至日月朔閏月是為統歲三統為元歲又曰夏數得
朔旦冬至也章月謂之章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三統也黃鍾為天統始施於子半為天正林鍾

為地統受於丑初而畢於辰也天地生物自十月至三月畢為地正大簇為人統受
於寅初而成於申為人功自正月至七月畢故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夏正月朔地以

甲辰商正月朔人以甲申周正月朔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邊韶曰散驗之春秋
三統曆以巳卯為堯商之歲非也今三統曆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

日數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之失蓋益其焉班固謂其要密著于漢志
且贊曰三統曆謂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然散之曆追
攷春秋所書三十六食僅得其一故杜預攷古今十曆以驗春秋乃知

三統之此劉歆三統曆也西漢志後漢志曰自太初元年開三統曆施
最疎行百餘年曆稍後天朔先曆朔或在晦月建武中朱浮許淑等言曆不

正當改天下初定未遑至永平中詔楊岑課弦望官曆皆失復今張盛
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始頗施
行是時盛防未明曆元但用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章

帝知其錯繆故召治曆編訢李梵詔改行四分曆而訢梵尤以為元首
十一月當先大帝使賈逵問衛承李崇等以為月當先小勅無拘曆已

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曆遂定永元中復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安帝
延光中曹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太初詔公卿施延等議太初
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元和改從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
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李洪議四分曆起圖讖最正不宜易
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之文就用四分以庚申為元無明文按弦望足
以知之准百官議虞恭帝訢等言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曆可
成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止四十五歲歲在乙
未曆度與天相應不可復尚君更三聖光武創之章帝行之其元則上統開
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奏可靈帝熹平中馮光陳晃言曆元不
正蔡邕議曰太初曆行百八十九歲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
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及用四分以來改之行度密於太初是新元效
於今日者也光晃以陰陽不和盜賊之興皆元之咎誠虛妄造勸劫之
四分曆僅七十餘年而已謬蓋建曆元初專限三百年斗建改憲之文
是以斗分太多探諸月行遂疎闊較之天度出三百年而餘一日積世

不誤劉洪何承天此東都四分曆也漢志永光中宗緝上書正月

十六日月當食而四分曆以二月詔行緝法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
月先曆食者十六事於是差矣洪作七曜術時孫誠言繼法當改洪奏
宜用誠術遂用洪等施行誠術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攷古今曆法言
其進退之行知四分曆疎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一百四十五分
為斗分而造乾象曆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
易立數名為乾象曆又制日行月行黃道赤道之度法轉精密矣獻帝
建安中鄭元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象洪術
遂為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曆也宋何承天曰四分於天出三百
年而盈一日積世不誤劉歆三

統又疎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
心惑其說采為六元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

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議曆數改革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
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統法千二百五為斗分其後陳
群奏翊首建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時而決徐岳議
劉洪以曆後天加大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巳丑實精密可長

行今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岳課日月蝕五事乾象
四遠黃初一近翊術自疎又揚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而棄
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揚偉改造景初曆欲以大呂之月為歲首建子
之月為曆初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三年正月復用
夏正晉羗叟曰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通於古景
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及其少唐一
行曰韓翊揚偉更造新術而皆依識緯三百歲改憲之文攷經之合朔
多中枝傳之南至則否說齋曰翊創於前偉繼於後咸遵劉洪之議未
及洪之深妙蓋二晉皆寫
子模母終不過洪之術也蜀仍漢四分曆長王蕃以劉洪術制儀象及
論故是用乾象曆此魏黃初景初曆也

晉武帝因魏之景初曆改名泰始曆自泰始十年上元甲子朔夜半冬
至日月五星始干星紀為正曆其預又著春秋長曆及論武帝咸平中
李脩卜顯依預論為術名乾度曆表上之時尚書史官以乾度與泰始
參校古今注記乾度曆殊勝泰始曆上勝官曆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
元帝渡江更以乾象五星法代揚偉曆穆帝永初八年正朔造通曆以
甲子為上元說齋曰因其上元為開陽之始其說累
見於晉史其秘不用於日官莫可攻也其後武帝太元中

姜炭造三紀甲子元曆其畧曰治曆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
攷天時下察地紀一失其本四時變移自羲皇暨漢魏各自制曆以求
厥中攷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食之
變凡三十六其朔晦不知用何曆班固以為春秋用魯曆曆不正閏失
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為部首春秋置閏不與此部相符命曆序曰孔
子為春秋之故退修商之故曆故其數事傳於後世則是春秋用商曆
也晉志晉之曆有五曰泰始曰乾度曰乾象曰通曆曰三紀甲子然終
晉之世止用泰始而餘曆不果施行

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泰始曆為永初曆文帝元嘉二十二年何承
天撰元嘉新曆刻漏改二十五箭以日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驗
之知堯時冬至日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以校二至差三百
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
五時日之所在移四度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晉以盈
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

所上推月頻三大頻二小此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又元嘉十四年河西王牧犍遣使獻河西趙歐所撰甲寅元曆通自宋迄齊相仍用元嘉曆梁武初興因循齊舊天監中因祖常進甲子元曆令太史候新舊二曆氣朔交會及七曜行度新曆密舊曆疎乃更用祖常所造甲子元曆又名大至大同十年詔太史虞氏更造新曆以甲子為元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之亂陳氏亦用祖仲之曆隋志曰南朝之曆曰末初曰大同新曆然甲寅元大同二曆不用末初曆又復用舊四朝所用者元嘉甲子元二曆而

北朝元魏大武時崔浩上表言自秦始書而漢以來更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宜改誤曆術若以從天遊曰五寅元曆其後浩以國書之禍坐誅終魏之世惟用元始正光二曆而五寅元不果行也魏初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曆世祖克沮渠氏得趙歐元始曆時人以為密高宗興安元年始行之世宗以元始曆寢疎命更造新曆至肅宗正光中崔光取張龍翔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為一曆以甲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宋詞又有信都

勞因祖常之法私撰靈憲曆筭月頻大頻小食必有朔證據甚明每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其法亦莫攷也及東魏興和元年以正元曆浸差命李業興更加修正以甲子為元號曰興光曆西魏入關尚行興光曆法

北齊顯祖天保元年命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而重峻鄭元偉立議非之又與劉孝孫張孟賓二人同上甲寅元曆後周明帝武定元年始造周曆於是胡克遜庾李才及諸日者採祖常舊議通簡南北之術然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頗覩其謬故正光廢而天和作矣天和曆上於甄鸞其後大象年間大史馬顯等上景德元曆即行之時隋高祖輔周欲

以符命曜天下道士張賓知上意乃自言星曆有代謝之證乃更造新曆又名巳元曆何承天法微加增損行於開皇之四年實曆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所駁六條十七年張胃元註曰日影短長群臣咸以胃元為密乃行胃元所造曆劉焯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又名甲子元更有增損迄于義寧並隋志曰北朝之曆曰五寅元曰元始曰正光曰靈憲改元魏之曆也曰興光曰天保曰甲寅元此東魏高齊

之曆也曰天祚曰景寅元曰巳巳元曰皇極此後世隋氏之曆也言曆者不一行之數十年輒復差謬故南朝之曆則以何承天為宗而北朝則依趙歐祖冲之以為據此南北曆之大旨也

唐志曰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八改初曰戊寅元曆蓋高祖傳仁均所造也用於武德之二年閏明年而月蝕比不驗明年詔祖孝孫等考定乃畧去其尤踈闊者其後崔善為李淳風復更定其數十條淳風又言仁均減除稍多定期遂差二刻其二曰麟德甲子元曆高宗時李淳風作也戊寅曆推步既踈淳風乃增損劉焯皇極曆作是曆古曆有章部紀元有日分度參差不齊淳風為總法千三百四十一以之損益中畧術以考日至為本渾圖以測黃道當時以為密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其三日開元大街曆僧一行所作也開元九年麟德曆書日蝕比不效詔一行作新曆推大街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本志曰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作者皆依放而已切考其詳本於天地之二中始於冬至之中氣以晦朔

定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其原皆出於易自春秋以來至開元十二年冬夏凡二十一事戊寅曆得十六麟德曆得二十三而開元得二十四用此例以校古今之薄蝕五星之變差而開元曆課皆第一然開元十二年七月朔十三年十二月朔於曆當蝕而皆不蝕杜預有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蝕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是也若因開元二蝕曲變交限而從則差者益多矣肅宗時山人韓穎言大衍或誤穎乃增損其術更名曰至德曆其四曰寶應五紀曆司天郭獻之等所上也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逆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術上元七曜起亦道虛四度帝為製序題曰五紀曆其與大衍小異者九事而已其五曰建中正元曆司天徐承嗣所上也德宗時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頗異徐承嗣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上元七曜赤道虛四度建中四年曆成名曰正元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畧漏交會悉如五

紀法其六曰元和觀象曆司天徐昂所上也憲宗元和二年用之然無章部之數至於察欽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其七日長慶宣明曆穆宗即位以為累世續者必更曆紀乃召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上言七曜起赤道虛九度其氣朔發欽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畧漏交會則稍增損之更立新度以步五星其八曰景福崇元曆邊岡所造也昭宗時宣明曆施行已久數亦漸差邊岡筭改治新曆同用筭巧能馳騁反覆于乘除間雖籌策便易而冥於本原用唐志修一行曆議曰易天地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所以神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辰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材成數五十為大衍之母著數之變九六皆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十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六十是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

五代初用唐崇元曆而晉高祖時馬重績治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薦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而後崇元曆周廣順中博士王處訥私撰明元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求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時大畧如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元又藏其家萬分正行民間其法既不足紀而求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矣周世宗內修法度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歲餘朴奏曰自唐季以來亂曰夫天陛下攷古道舉墜典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臍肫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按疾遲以推星考黃道之邪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乃以一篇步日一篇步月一篇步星以卦氣滅沒為下篇都四篇曆經一卷曆十一卷顯德為欽天曆世宗加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顯德欽天曆行

自前諸曆並廢用五代曆修王朴曆成王處訥謂之曰此曆可也

國朝建隆二年以王朴欽天曆時刻差繆命有司重加研覈四年王處

訥上新曆號應天曆此國朝曆法之始也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置閏

有差誤詔吳昭素等各造新曆而昭素曆頗精密賜號乾元此曆之一

變也其後朔望有差真宗咸平四年史序王熙元獻新曆更名儀天此

曆之再變也始熙元等上儀天曆趙昭逸請覆之而不從後二歲而曆

果差昭逸言其熒惑度數稍繆復推驗之果如其說後以星躔差仁宗

天聖中司天監樓上新曆賜名崇天晏殊為序准曆之三變也英宗初

司天言崇天曆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蝕差詔周琮等各造

新曆以范鎮詳定惟琮曆最密乃用之號明天曆此曆之四變也初右

道言琮曆不可用至神宗熙寧中月食東方與曆不叶詔曆官雜候時

有言衛朴通曆法召朴至朴言其失在置元不當詔朴改造朴以已學

為之視明天曆朔減二刻曆成行之沈性上之號奉天曆此曆之五變

也九年奉天以日蝕不當詔集曆家攷驗其後有司言奉天有後天之

差有詔改造曆哲宗元祐六年曆成詔以觀天為名此曆之六變也徽

宗崇寧二年命姚夔輔造曆名曰占天此曆之七變也未幾而蔡京令

虞輔更造用帝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已卯曆成而名以

紀元此曆之八變也紀元立朔既差定臘亦舛日食不驗高宗建炎三

年乃改造統元曆元用甲子日起甲子蓋自古造曆多起朔旦甲子夜

半冬至懲虞輔用受命年月日之失也此曆之九變也壽皇以統元日

食有差於是改造乾道曆又改淳熙曆以四朝志及會要修主上踐祚曆號曰會

元

章節紀元

攝提遷次黃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

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

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

極建于中道營于外東漢志

總論

歐陽公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太初以律起數然其要在於俟天地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形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次而不能無差有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如夫嘗不精密其後多踈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吾嘗因是而觀諸易矣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歷言者蓋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者莫如曆

四朝志曰

自古帝王必先改正曆象蓋將以前民用授人時也然以聖人之智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其至立法何數固宜歷萬世而不或往往傳之稍久其應輒差何哉天地之幾其妙而不可測者常在於眇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盈縮亦

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積以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阻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嘗因其差而正之而曆家者流往往各持其說以相矛盾至其議者又從而以私意輕重之漢唐以來曆之所以數變而無一定之說亦有由矣大抵漢曆五變而太初最密唐曆八改而大衍最密宋朝初用欽天曆至太平興國中始更定曆名曰乾元至咸平復改曰儀天天聖曰崇天嘉祐曰明天熙寧曰奉元元祐曰觀天崇寧曰占天後復改曰紀元蓋自乾元以至紀元凡八變法雖不同至於前民用授人時其歸則二矣

辨歲差

自漢改曆之初落下闢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然當時史官攷諸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而闢不知察蓋古之為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月躔之宿一定不移而不知今歲之月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日躔常有不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遂立歲差之法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

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較之二家之曆雖為差近亦未甚密故唐一行復以大衍之法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迄于今日又不若統天曆之為漸密也大衍立法謂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徧餘分而日已至為每歲若有不及之分故一度為三千四十分其所差之分一歲三十有六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一度矣然猶未也攷古驗今其實七十九年而退一度故是堯時之日月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過在斗自牽牛而退在斗二十六歷斗二十五迤邐而退則在建星矣知歲差之法則知古今之中星不同可坐而判或者不知歲差之法每以堯典校之月令至於今日不啻差一次矣求其說而未得遂謂節氣有初中之殊又謂古以午為中今以未為中是皆自欺之說固不足信蓋嘗攷諸經史自堯以來至于宋朝冬至日躔各自不同然後知歲差之法固不可廢大衍曆推帝堯經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則鳥火虛昴皆以仲月昏中合於堯典考諸堯時日之所在冬至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

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氏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今之統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八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自冬至之日黃道至斗為極南黃道極南之所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又漸退而北行至於春分正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至井而極北黃道極北之所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自夏至後日漸退而至於秋分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又退而至於冬至復如初極之於南矣日之出入也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使然也故太元經曰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正謂是矣月之行天也循黃道內外而東黃道內曰陽曆外曰陰曆與黃道赤道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月道與黃道相去最遠者六度日行黃道月行九道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廉言為九道也然此特言其大槩爾至五代王朴乃以黃道一周分為九節一節之中分

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斜正之勢無所隱遯明月之行道備於此矣日
之行也舒月之行也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速先後近一遠王謂之
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休謂之晦其循黃道
左右而進也春分弦以東并亦尤日之夏至而極北也秋分弦於南斗
亦尤日之冬至而極南也然不可與月同側景者以月有入陰陽曆之
差也故周官有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此也至五星之行其出入夫陰
陽之曆大畧與日月不異然其伏見遲留進退前後又各不同當以五
緯推步法求之可也律儀裴胃之問董生日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
不滿三萬年日行周二十八合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
一度自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
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唐李肇國史補

疑難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
在唐則大衍為善在五代則欽天為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

十一為日法四分則用部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
衍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
八十五為斗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衍
又以七百七十九為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增損又如此之
異何耶泰初諸曆則日為一法度為一法至大衍又合日度為一法泰
初諸曆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衍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泰初之
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鐘之籥而終漢之曆號
為最詳開元之曆求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為筭而終唐之世號為最密
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為數則同也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
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為數則同也漢
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為紀四百四十五為斗分魏文
帝時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為斗分漢
之曆或八十一為法魯之曆或以九百四十為筭是非倚數之多門而
為數則一也若夫孝昭清臺之候課諸曆法號為得宜而張壽王書乃

以陰陽不調為更曆之過章帝元和之詔用四分曆其法頗密而為光
陳冕之論乃以為不合於國識此皆不經之言也

書考索卷五十四

群書考索卷五十五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曆數門

曆類

古今曆名

調曆黃帝顓帝曆虞夏殷曆周魯曆以上皆謂之古曆皆以四分

泰初曆西漢武帝時三統曆西漢末劉歆四分曆本右曆法東漢以四分

之乾象曆東漢靈帝時黃初曆曹魏文帝景初曆曹魏明帝泰始曆晉武帝

曆東晉穆帝時三紀甲子元曆魏泰姜七曜曆宋何承天趙歐曆梁太史

嘉曆宋文帝時大明曆祖冲之梁曆武帝大同趙歐曆梁太史正

光曆魏承天大明曆祖冲之梁曆武帝大同趙歐曆梁太史正

光曆魏承天大明曆祖冲之梁曆武帝大同趙歐曆梁太史正

光曆魏承天大明曆祖冲之梁曆武帝大同趙歐曆梁太史正

甲寅元曆北齊董後劉孝孫曆北齊後張孟賓曆北齊後明克讓曆北齊後
明帝天和曆北齊武帝丙寅元曆北齊周張賓曆隋文帝張胃玄曆隋文帝
隋開皇皇極曆隋劉戊寅元曆唐高祖麟德甲子元曆唐高祖開元大衍曆唐高祖
未年作皇極曆隋劉光宅曆武后命瞿乙巳元曆中宗開元大衍曆唐高祖
緯曆唐高宗時武后命瞿乙巳元曆中宗開元大衍曆唐高祖
時傳一 九執曆來自至德曆肅宗寶應五紀曆代宗建中正元
行作德宗時徐承元和觀象曆憲宗衣慶宣明曆穆宗景初崇
曆德宗時徐承元和觀象曆憲宗衣慶宣明曆穆宗景初崇
玄曆昭宗時符天曆曹士薦蜀王建時正象曆亦蜀齊政曆南唐
作萬分曆五代永昌曆胡秀林時正象曆亦蜀齊政曆南唐
作顯德欽天曆五代至周世宗王朴作宗

立元

黃帝調曆卯顓帝乙震丙夏丙殷甲周丁魯庚太初丑三統庚四分申
 乾象丑景初辰
 以上十二曆立元各不同必始以甲子

起數

正朔之通曆自此曆始以祖冲之大明曆自此曆始立論以為作曹士
 薦符天曆此曆始不立上元而以近
 古之七曆皆以十九歲為一章有七閏積章月二百三十五。一歲凡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十之一是各。一月凡二十九日凡日四十分
 日之四百九十九
 泰初曆始變古法以八十一為日法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為統法
 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十八十五
 一月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其一歲餘則增四分法
 多六千一百五十六分日之一故積六十一百五十六年則增多四
 分之法之一日。然猶以十九歲為一章
 東漢四分曆即古曆耳。
 乾象曆始減斗分。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亦猶
 以十九歲為一章

大明曆始破章法不復以十九歲為一章。乃以三百九十一歲為一章。有一百四十四閏積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雖斗分章法盡變古法併日法度法兩者並立則猶無異於古也。日法者約刻周之法。度法者約歲周之法。

麟德甲子元曆至此曆始併日法度法為一而立總法。總去一千三百四十。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十八。一月二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七百十一。

施用久近

黃帝至周凡二千四百一十四年而曆止七改。黃帝額帝虞夏殷周曆。漢四百
年而曆始改。初用額帝武帝用四分。景初一曆自曹魏明帝始盡魏涉兩
晉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改凡用二百八十。元嘉曆用於宋涉
齊至梁凡六十五年。大明曆用於梁終梁訖陳凡八十年。唐始終
二百九十餘年而曆九改。唐志序云八改及後志中乃凡九改
戊寅元。麟德甲子元。脫元大術。至德。寶應五紀。建中正

元。元和觀象。長慶宣明。景初崇玄

宋朝方二百六十餘年而曆十餘改

應天。乾天。儀天。崇天。明天。奉天。觀天。占天。紀元。
○統元。乾道。淳熙。會元。統天。大抵古曆用之之後世之曆改之
因襲三統襲太初。四分襲古曆一黃初景初俱襲。乾象一張賓依
何承天法。張胃玄曆竊劉焯術。戊寅元曆祖術張胃玄稍以劉孝
孫術參之。麟德曆因劉焯皇極法增損所宜。寶應五紀曆用麟德
元紀寫大術舊術。建中正元曆以後三四曆皆因大術舊術。調元
曆用符天法立元用宣明法推氣朔用崇元法推五星

創改

乾象始創月行遲疾法。黃初始課日蝕。景初始有交蝕起虧術。
元嘉始改斗分為室分。大明始又改室分為虛分始立歲差法。馬
顯丙寅元曆始推交蝕定小餘。張胃玄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始立
日應食不食術。皇極始有推黃道月道術。大術始立步中朔術。

始以九服遠近推執漏交會創立歲星差合術。崇玄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欽天始變五星法令遲疾留行舒亟有漸後世因之

精密

太初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清臺課表太初第一乾象方於前法轉為精密鄭玄徐岳並解釋之

自黃初以後改作歷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月行疾徐以求祈衷洪術為後代推步之師表

大明曆本宋祖冲之所作宋不及用至梁武帝天監中冲之子祖常上其父術詔與元嘉曆參校起八年

十一月訖九年七月冲之曆皆密元嘉曆皆疎

張胄玄曆與古不同者三超古獨異者七

皇極曆術士或稱其妙

麟德曆當時以為密

大衍曆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攷者皆

因南宮說陳玄景等言其九執術詔李麟等較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得統三四九執一二焉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三十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宣明曆自大衍曆後法制簡易合望密近無能出其右者

自譽

揚偉作景初曆上表云雖使研桑心筭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

姜岌作三紀甲子元曆其畧云圖讖皆云三百歲斗曆改憲今治新曆上可以攷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此法乃可千歲用之豈三百年曆改憲者乎

馬顯作丙寅元曆上表云謹按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

今術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為精密

劉焯作皇極曆自言於皇太子曰顧循記注自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讓尋聖人之迹悟曩哲之心則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諸氣朔成一曆象會通今古符元經傳稽於庶類信而有徵

王朴作欽天曆奏云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土箭以候氣審臍胸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攷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食詳焉

陳妣

漢初用之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三統曆方於四分六十餘年輒益一日何承天以為劉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杜預攷古今曆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疎。四分曆施用至魏日蝕率常在晦。乾象法魏太史令許攸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後覺失一辰有奇。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失。景初曆晉改名泰始而用之其推五星尤疎。關晉元帝更以乾象五星法代之。姜岌云殷

曆斗分竈故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

籠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宋何承天云景初二至差三日五時

元嘉曆既施用祖冲之上表云日月所在覺差三變二至畧影幾失

一日五星伏見至差四旬。梁時與祖冲之參校元嘉曆疎。張賓曆

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凡六條如冬至日守常度五星不同元等

事。丙寅元曆劉焯以為日躔莫辨緩急月離妄為兩種月道交會去

極髣滿立術之疎不可紀極隨事糾駁凡五百三十六條。戊寅元曆

施行至武德三年正月望二月八日朔當蝕比不効。麟德曆施行至

開元九年曾署日蝕比不効。至德曆施行至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

月蝕三之一至德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蝕不與天合。五紀曆施

行至德宗時數亦漸差。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矣

宣明曆施

行至昭宗時數亦漸差。

舍而復用四分。西漢初用顛帝曆即四分法武帝崇玄。唐昭宗時始用

祖始用調元行之輒差不可用而後用崇玄。

不可用而後用崇玄。

十曆參用

東漢用四分後以劉洪月行術參之。西晉用泰始至東晉元帝以乾象五星法參之。唐高宗用麟德曆以瞿曇羅經緯曆參之。

曆家爭辨

太初西漢既用太初二十七年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執古調曆與之爭詔課清臺太初曆第一壽王課比下有司劾壽王所執乃殷曆非調曆又壽王改易黃帝以來帝王世代竟以下吏自太初曆初起至元鳳六年而非是堅定

四分曆

東漢既用四分至安帝延光中謁者宜誦言當用甲寅元曆順帝漢安中邊韶言當復用太初曆靈帝熹平中馮光陳晃復議四分五元之非欲用甲寅為元每有異論輒集衆議尚書令忠稱甲寅之失於光太史用夏恭辨太初之非於中議即蔡邕斷四分之是於後是以終東漢一代四分不易

元嘉曆

何承天上新曆宋文帝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數比月法乖異請宜仍舊詔可

大明曆

祖冲之表上新曆宋孝武帝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之辨唯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立議六條其改立章法一條其歲日度歲差一議其曆元甲子一議其七曜同元一議其改移辰次一議其遲疾陰陽異率一議冲之隨辨折之各有條理時法興方有權寵議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冲之之術

天保曆

北齊用宋景業天寶曆至後主時董峻鄭元津皆立議非之遂上甲寅元曆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寶名為曆術趙通嚴又更盈縮爭論未定而國亡矣

張賓曆

寅曆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凡六條遂上孝孫曆法時實有寵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等斥罷之後實死孝孫訟其事帝令與實曆參校

張胃玄曆

張胃元亦短實曆異論蜂起久之不足帝令參攷日食事楊素等奏實曆無驗胃元孝孫所尅皆中帝於是引見孝孫等勞徠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帝不憚而罷

皇極曆

及孝孫卒楊素牛弘復薦胃元帝召見因言日長景短之事帝大悅令定新術劉焯聞胃元進用又增損孝孫曆法更名七曜新術以奏之素充與胃元害之焯又罷至開皇十七年胃元曆成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頗等執舊術與司曆劉宜援据古史駁雜胃元言令朔晷影月見虧蝕等事胃元不能盡下迭相駁雜不決會通事舍人顏敏楚上書云漢改太初言後八百年當有聖人改之今七百餘年胃元其是矣帝遂廢退劉暉等而施用胃元曆。開皇二十年帝命皇太子召曆筭之士集東

宮綺曆事劉焯復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太子嘉之未獲攷驗以官不滿意稱疾歸至仁壽四年焯言胃元之失於皇太子以為胃元之曆實切焯曆前本遂糾駁其失凡五百三十六條胃元復難劉焯以為既定朔不應復有歲月平率若值三小猶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猶增三五為十六皆非三五之正互難不決焯又罷歸煬帝大業四年太史奏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曆表充方幸於帝左右胃元共排焯曆又會焯死曆竟不行。戊寅元唐高祖既用戊寅元曆至太宗正觀初李淳風疏論十八事詔崔善為課之其七條改從淳風。麟德貞觀十四年太宗將親祀南郊戊寅元曆以十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李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議請從淳風十八年淳風又上言仁均曆有三大二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頻大詔集諸解曆者詳之不能定庚子詔用仁均平朔

大衍曆

一行作大衍曆善筭瞿曇羅譯者然不得與改曆事開元二十一年與

陳玄景奏大衍寫九執曆其術未盡南宮說亦非之詔待御史李麟等
較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九執絕一二乃罪說等而是否決

傳會

太初本於律。三統說勿春秋。四分之元在圖讖。通曆以上元為
開闢之始。天保用圖讖三十五數大衍依於易

假售

天保因北齊文宣受禪遂假托圖讖以為握圖元命包言齊受祿之期
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起數張賓曆隋文帝作輔於周張賓揣知
其欲受禪之意欲得進用而

主此曆

張胄元曆

表之言日行上道晝長
晷短張胄元曆附之

戊寅元曆

因唐高祖以戊寅年
授禪遂以戊寅為元

乙巳元曆

因唐中宗以乙巳年
及正遂以乙巳為元

閏餘類

易曰歸奇於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西漢志曰黃帝攷定
星曆正閏餘自三苗亂德重黎之官廢而閏餘垂次堯命羲和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周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

門終月注云閏所以正中朔也中朔以閏記玉藻天子元端國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春秋傳曰文公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

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

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閏也注元凱釋例自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至
襄公二十七年凡七十七年當有二十六

閏而長曆推得二十四閏是
再失閏襄公哀公事見曆序

襄公二十八年書春無水說者謂去年覺其失於是頓置兩閏以應天

正七年謂二十
七年見前建子之月無水乃書以記災一歲兩閏果是其理乎哀

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仲尼曰聞之火伏而後執者畢心星也
火伏在

今十月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注云失閏自秦用顓帝曆以十月為歲首

常以九月為閏自以為得歸餘於終之說而不知其非也漢興因之久

而不革至武帝元封中乃悟其謬更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

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則閏可不重乎又曰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西漢杜預曰閏月無中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

筭閏法

切求之二十八宿循天而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一日行一度則是一歲一周天也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七日而周天一匝更行十九度半餘遂於日與之會以所次之辰故傳曰日月相會謂之辰周天之度各分為九百分則歲之變凡有三十三萬一千七百分一日九百分一年而餘小盡六日得五千四百分又計五百四分度之四凡有四千七百分并之而為一萬一千七百分以當十一日半弱兩歲則餘二萬三千四百分以當二十二日半小弱前刺一百分勝一日故曰弱此添刺四百分故曰小弱三歲則餘二萬四千六百分以當三十四日小強凡四百五十分為判此六百故曰小強所以曆家於二年置一閏用以歸受此三年之餘分也然三年一閏故

用二十九日約周天之餘度二萬六千一百分耳尚更剩前二年中八千五百分通後第四年所餘一萬一千七百分而二萬零二百分以當二十三日半小弱餘四萬分故曰小弱及五年則三萬一千九百分以當二十四日半強改五歲再閏也此三十四日猶有餘分又積歸後年置閏若前年且閏之月大餘則後閏大餘分也姚說同禮者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一歲凡十二月餘八分小者而計其餘積三十二月而適得一月之數故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八年而三閏十年而四閏十三年而五閏十六年而六閏十九年而七閏

大衍歸奇以象閏說

大衍之數五十說曰天一地二合而為五位每位各衍為十故曰大衍。其用曰有九說曰虛其以一象太極。分而為二以象兩說曰兩者天地也。掛一以象三說曰掛者以着歸小指間三者人也人與天地為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說曰揲者數也四時春夏秋冬也。歸奇於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說曰奇者四揲之餘也或一或

二或三或四劫指間也先揲左以其奇歸於中指無名指之間一劫也
次揲右以其奇歸于中指食指間劫也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
節掛焉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之奇於劫為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
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後掛者再掛之後復以所餘之著合而為一
焉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而獨言掛一者明第
二變不可不掛也古注繫辭有韓康伯注惟此章之注其有云王弼曰日用時當記

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
用而用之之道非數而數以之成則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
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奇說於四揲之餘不足復揲也分而為二既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
劫而後掛凡閏者十九年七閏為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畧舉其凡也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歸奇於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
再劫而後掛前志曰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
而為十成五體以五成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

用也故著以為數曰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
象閏十九九歲有餘分滿十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劫兩之是為月法之
寔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至五位乘會數而
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為周至是乘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為
中法參分閏法為周至官乘月法減中法而約之則六劫之數為一月
之閏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法也

閏准正時

尚書正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度則一暮三百
五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天之外有月分
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月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
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全之十三日者當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
寔一歲所餘止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二十一月則三

百九日其七月四九二分猶三百七日况無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日弱
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二分為二百三十
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
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雖無歲日殘
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寔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月為九百四
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二百
六十日外之五日為一百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三十七為每歲
之寔餘今十九年二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
分得一萬五千一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
百九十日為二百六十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日餘今為閏月得七
每月二十九日七日為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
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為二
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
成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

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由成乎

至朔同日說

按太初曆元自十一月夜半甲子朔日冬至以牽牛之星居於子為日
月初躔之紀積而至於七閏是為一章自一章既至却與紀之之初復
以十一月朔日冬至是謂至朔同日然其分刻又不能無差故但云至
朔同日謂之章是以班固作歷志述孝武造漢太初曆晦朔弦望皆密
又以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為淵蓋亦其紀元章會無差故也

積餘分置閏說

按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以周天之度推
之此特人事參攷上天故以二十八宿分其度及星辰次舍循環一位
乃知上天之度有三百六十五度外只四分度之一只此四分度之一
有差乃一歲尅出六日為剩又一歲抽出六月小故得六日接尅出六
日遂一歲合得十二日積三年已得三十六日即置一閏又積至二年
後得三十四日接前閏所剩六日又得三十日足於是再閏所謂三年

一閏五歲再閏職此之由也閏既成則春夏秋冬四時從而定矣故曰
閏以定四時成歲

閏月斗指兩辰間說

閏月斗指兩辰間古今之所常驗大槩以閏月無中氣亦非常月所可
比而斗之君中央臨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在遷
固等史必云皆繫於斗者的以斗之所指未嘗有差故也是以月令取
昏旦之中星以王弼文必以月建之辰為取信者不無謂也

失閏

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
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
是乎在不告閏朔是棄時政也何以為民杜預注云四時漸差前置閏
以正之○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分也積分而成於月○襄二十七
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襄二十八

年春無冰杜預注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此年正月
建子得以無冰為災○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蝥杜預注曰周十二月今
十月是歲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季月司曆誤一月九月
之初尚溫故得有蝥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
畢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曰火心星也火伏在辰今十月猶西流言
未盡沒

詔王君門說

禮記外傳云明堂古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內七里之外南方
陽明之地故謂之明堂太廟青陽三者之制同也即周制唐虞時為五府
府聚也合五帝之神而祭之夏謂太廟為世室言世世不毀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
五府為明堂為其形制同故在舉其名夏氏一堂之上為五室木室在
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南陛三階三面
九一五室者象天地裁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有四達四窓相對一室
有八窓象八節夾室周人上有圓墜即太廟今以月令言之則十二室

依十二辰以應其月之令四隅有八室各以左右个言之个者隅也各
也今之東西中央正面各當四神之月正子正卯正通謂之廟東則青
朝亦以个各陽太廟西則總章太廟南則明堂太廟北則元堂太廟每室各有垣夏
后氏卑其宮室皆崇一尺制則九尺矣室中之廣夏時度以步步廣三
代不同尺有長短也商人度以尋尋亦八尺周人度以几几即三尺堂上度以筵
筵即四面各五門三代之制不同此閏月詔王居門即玉藻云每月就
八尺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
寢門終月是也周官太史注亦謂門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分十二
月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
在門為閏外傳又云天子五門自外入內第一曰臯門其二庫門其中
雉門其四應門極內則路門又云路門即路寢之門然閏月必取寢門
為言者蓋閏月聽朔則亦明堂門中還處則路寢終月故也。周禮圖
云閏非四時之正而四時不得則不正太史必於閏月詔王居門蓋歲
月日時固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無常者變也有常者待是而後成王

於是平居門以門者一闔一闢而無常利用出入有常者待是而後成
也蓋有常以為利無常以為用者天道之自然王之所為凡所以承天
而已法於四時春則青陽夏則明堂秋則總章冬則元堂其居固有常
矣而閏月居門凡以明此而已

時令類

時令

堯典曰分命羲仲宅暘谷平秩東作以正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南訛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昧谷平秩西成以正仲秋申命和叔宅
朔方平在朔易以正仲冬夏至仲康羲和廢時亂日嗣后征之曰先王
克謹天戒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詢于路惟時羲和傲擾天紀乃季秋
月朔辰弗集于房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王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
及時者殺無赦

夏小正

按禮記曰我欲觀商道吾得夏時焉鄭康成記曰夏四時之書也其書

存者有小正大戴禮有夏小正一篇蓋戴德取以為正隋志云夏小正一卷戴德撰詳矣宋朝紹興初傳崧卿見閔澮所藏戴記別定一篇列正文於其前而以戴氏傳附之中興館閣書月

呂氏春秋

秦呂不韋所作一曰孟春紀其別有四曰養生始生者天地曰重己五星而反害之曰貴公聖王治必先公曰去私無私也其二曰仲春紀其別有四曰貴生耳目口鼻生之役曰情欲天生人有欲聖曰染絲墨子見素曰功名由其道致其三曰季春紀其別有四以下皆曰盡數聖人察陰陽之利以便生精曰先已先事之本曰論人太上反諸己曰園道天圓地方神安而年壽曰先已先治身曰論人其次求諸人曰園道聖人以立上下其四曰孟夏紀曰勸學曰尊師紀十聖神農黃帝顓帝帝嚳六賢齊威晉文秦穆楚莊未有不尊師者也曰誣徒達教之師使曰用衆人之長以其五曰仲夏紀曰大樂音生於度量曰侈樂亂世曰適音樂在適曰古樂叙自朱襄以來帝別其臣士達於五弦瑟以來陰氣為天氏之樂三人慘斗尾投足以歌八閔戴氏元為遂章亦奮五及叙天

非一世之造其六曰季夏紀曰音律叙十二律之相生三分益一曰音

初夏后孔甲破斧之歌始為東音禹為塗山氏反歌始為西音秦穆作

為秦音始為南音有娥氏二女作歌終始為曰制樂觀王樂曰明理帝

盡於樂也其七曰孟秋紀曰蕩兵一作用兵叙古曰振亂世濁矣有賢主曰

禁塞兵苟義則攻守亦可曰懷寵叙君子中主然後其八曰仲秋紀論威儀

曰簡選兵勢兵器欲便利曰決勝兵有本曰愛士憐困窮則其九曰季

秋紀曰順民順民心曰知士高節守曰審已不察存亡曰精通聖人

心曉令未出而天其十曰孟冬紀曰節喪曰安死曰異寶古人取義所

下延頤精通乎民其十一曰仲冬紀曰至忠逆耳曰

異乎俗也此其實所以曰異用祭射用其村亡其十二曰季冬紀

忠廉曰當務貴辨者為論貴信曰尊理曰長見智相其十三曰季冬紀

曰士節當理不避難曰介立以富貴易曰誠廣受於曰序意一作廉孝

漢宣帝時魏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

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北方之神顓帝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此
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
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曳夏興坎治則寃明王
謹于尊天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授民事高皇帝令群臣議天
子所服何昌陵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請申謁者
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執一時制曰可願陛
下選明經通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相傳東
漢則太史讀四時令魏晉齊宋皆行之唐則讀時令之儀具于開元禮
國家因仍未暇建明章聖皇帝禮符中嘗欲因四時首月入閣讀時令
之儀而不果行之仁宗景祐中亦嘗詔儒臣講定時令一篇未幾亦罷
時孫殊請詔禮官博士再定讀時令之儀選明經術通知陰陽者各主
一時時至明言其職經緯集。唐會要曰正觀十四年正月命有司讀
一節有此禮每歲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時令又命章凱每月進
月令二篇坐而讀之肅宗乾元中春讀春令德宗正元四月五月進氣之
時令

後世時令書月令章句東漢蔡邕撰

分十二月以中央附夏季之末合十三篇各以章句解之今一卷非邕
全書也又唐元宗刪定月令李林甫等注有序又李林甫有注解月令
其序與刪定月令同而所序十二月專紀節候及氣令變異之應

隋杜臺卿有玉燭寶典以禮記月令分冠諸篇引經傳百家之說以釋
之唐韓鄂有歲華紀麗探經史歲時雜事述以駢儷之語章行規有月
錄凡飲膳服餅種藝蓋藏之法皆附本月書之李綽有秦中歲時記紀

唐室胡望薦獻及歲時宴賞之事一名輩下歲時記一名咸鵠歲時記李邕撰金谷園記
孫傳記小說歲時雜事五代南唐徐鉉撰歲廣記撮古今傳記并前賢
詩文隨日以甲子編類凡時政風俗耕農養生之事悉載之

國朝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詔約唐時令為國朝時
令以備宣讀最後昌朝又參以蔡邕高誘李林甫諸家月令之說為集
時劉安靖撰時鏡所書以四時分十二月各繫其事孫岳撰備用時令
見賈昌朝所奏時令見夫紹興中雖訪得之非復舊本乃以景祐曆書

考日月之合疏列分度併取一二各數注字音於下以備閱時之宜焉

並中西與錄
閣書目修

月令疑

孔穎達正義曰按鄭云名日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私合之後人因名曰禮記或云周公所作其中官多時事多不合同法此卷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按呂不韋集諸儒首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人言名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公尉惟秦有之况月令乃云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祭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朝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朝此非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通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旂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則月令不韋之作明矣按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為不

韋所造入秦并天下三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毒天下何能布德

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而鄭氏必謂不韋作者何也蓋不韋集諸

家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

所作也禮記正義明堂月令論東漢蔡邕作也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本四

時效氣物立王政也成法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四明

之不敢褻瀆之義故以明堂名之其篇自天地立位其象聖帝明王也

世有紹襲蓋以成太業非惟一代之事也湯正月之卦曰益其經曰王

用享于帝者蓋孟春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帝曆曰天元正

月已巳朔旦立春正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月令曰日在營室堯典

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月令曰乃命太史守

典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月令曰兵戎不起不

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若

此皆合於大曆古曆唐政戴記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

則夏之月令也商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

職同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則月令周書明矣秦
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記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曰時
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作皆非也蔡即呂氏春
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為大法焉其年十有二月七十與
二候迎月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
而聖人之道不窮莫有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祿人備於事而已觀
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去聖道亦遠矣凡政令有
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相土宜仲春上
田獵備蠶氣孟夏無起土功季秋休百工孟冬築城郭仲冬伐木取竹
箭季秋誨武習射御也固俟時而行所謂教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
祀亦古之遺典不可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非夏無
以行爵出祿非秋無以任有功誅暴慢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則其
缺政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
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門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乎又曰

反時令則飄雨暴雨是時瞽師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
之典逸矣文柳

群書考索卷五十五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曆數門

天文器類

三家言天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晉劉智云顓帝造渾儀黃帝為蓋天漢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有攷驗天狀多所違失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之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察法斂以行日月步五緯官有其器而無本書

蓋天

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包羲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

周公受之於商故曰周髀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盆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地聳高相從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惟晷影以為遠近之數又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隨磨而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人低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夏陽多陰少日出即見故夏日長冬陰多陽少掩日之光故冬日短。隋書圓蓋志曰昔者先王正曆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行故圓規之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以青為道於夏以赤為道於秋則以白為道於冬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以定仰觀雖明而未可以正昏旦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開皇以後靈臺以後魏鐵渾天儀側七曜盈縮以蓋圖分列宿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為渾象者矣。唐志蓋天之說李淳風以為天地中高而四瀆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迤北極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常隱者謂之下規赤道橫絡者謂之中規及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為圖三十六窅九道增損而蓋天之狀見矣削蔑為變與圖等自中樞之外均刻百四十七度度之末旋為外規規外大半度再旋為重規又為赤道帶天之絃距極三十五度為內規乃步冬至日旋所在以正辰次之中按渾儀所側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極漸近其度益狹而蓋圖漸遠其度益廣若攷其去極八宿數移於渾天則一也

宣夜

宣夜之書絕無師法惟漢邾萌云天子無質仰而瞻之高远無極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

西沒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速任情其無所繫可知矣晉咸康中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所以為天高窮於無極地深側於不測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靖之體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光耀布列各自運行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躔於天為無用便可以言無何必云有之而不動乎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喜作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盂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日行黃道繞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至以為短長吳姚信作昕天論云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徧高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日去人近而斗去人遠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淺故晝短自虞喜虞喜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

渾天

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虞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璇璣者謂渾天儀也先儒或因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名璣第五名玉衡即以為北斗七星莫之或辨焉李淳風謂璣衡為渾天儀鄭元謂以玉為渾儀也唐李淳風曰璇璣王衡即渾天儀也王蕃云渾天儀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又虞喜云洛下閤為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太初歷或其所製也和帝時太史撰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頗有進退至永元十五年詔賈逵造太史局黃道銅儀延熹中張衡更以銅製於密室中具內外規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也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已沒皆如合符崔子玉為其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吳時王蕃以古制局小張衡所作又復傷大而制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

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
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
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統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
繞南極七十三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亦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
二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黃道內與赤道東交於
角五小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
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并二十五度是也北
極規道之行度日南至在子二十一度去極百十五度火強是也日最
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
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火弱故夜長自南至後日
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
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
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并二十五度
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

夜行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
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北
南故日出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此日冬夏至之度斗二十一并
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
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并
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亦出卯
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伏之漏俱五
十刻謂之晝夜同此日二分之度隋志曰以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
檢其鑄題是偽劉耀時孔挺所造則古渾儀之法也宋何承天之徒咸
以為即張衡所造其儀畧與天狀而不綴經星七曜魏晉喪亂沉沒西
戎義熙中宋高祖定咸陽得之然失之遠矣後漢命晁崇修渾儀以觀
星象後宋興中詔造太史候部鐵儀其制並以銅鐵惟星度以銀錯之
唐志曰正觀初李淳風上言云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
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

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為之至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曰四游儀皆用銅帝稱善置於凝暉閣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故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更鑄為銅鐵十一年儀成一行又曰靈臺鐵儀後魏蘭斛所作規制朴畧制度不均赤道不動以考月行遲速多差淳風黃道儀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法頗難巨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一以立黃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日環則究陰陽朧動合天運簡而易從元宗嘉之自為之名又說一行令贊等更鑄渾天銅儀圖天之象具列宿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其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無幾而銅儀漸澁不能自轉而道藏於集賢院其黃道游儀古所謂旋儀也其赤道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

以明日月之行乃立八節九限按二道差數謂之曆經此渾儀之制也渾天象者其制有幾無衡梁末祕府以木為之由斯而言儀象云二氣遠不相涉以則張衡所造蓋亦止於渾天七曜而何承天莫辨儀象之異亦為乖矣宋文帝元嘉詔錢樂之采劾儀象鑄銅為之梁末置於文德殿前吳時陸績作渾象形如鳥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又有舊衡改作渾天使地居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晷度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以白青黃三色珠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以象天運而地至其中宋所道儀象器隋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晉劉智曰顓帝造渾儀黃帝為蓋天此二器皆古聖王之制作也說者乃云始自張衡非也虞喜云落下闕周而渾天又在張平子前也後漢賈逵永元中造黃道儀張衡始以延熹七年更造銅儀後王蕃陸績晁崇劉焯李淳風皆修渾儀之法

諸儒論三家異同

漢天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論周天之度差其二論春秋

分之日晝夜之刻不同其三論星之見伏隨日之出入不同其四論天河之曲直不同其五論二十八宿顯見之多少其六論日托天而旋日出地下而影上行何也其七論日與北斗遠近大小之異其八論北極為天軼二十八宿為天輻其疎密不同何也其後相譚鄭元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逮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綴天體全同周髀之文善立新意以排渾天而已漢王仲子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之舊說天從地下過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使然耳日月本不圓也望之所以圓者去人遠也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鷄子白地如鷄子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裁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莫密於渾象也若天果如渾天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為的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为天而載地者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王生謂

不可乎又曰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少許爾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比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如磨石轉者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徑於南次到於西次反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如此王生必謂為不然者疏矣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耀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所在不應都失見其所在也日光大於星多矣今見北極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比行也若曰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比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時乃大非轉遠之驗也王生以火炬論日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直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曰入而方不亦孤子乎又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圓乎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圓若審然者日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

圓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圓不宜見之
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體信不誣矣以上用晉隋唐天文志所修揚子或問
渾天曰落下闳營之解丁亥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達
也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說者以蓋天為周髀注云蓋天即包義氏立周天之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月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立地法覆槃則雄於二者特取渾天而已古之論周髀者謂天地中高外下北極所臨為天地中日月周行於旁日近為晝日遠為夜論渾天者一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為晝日在地下為夜是以後漢張衡鄭康成陸績吳之王審晉之姜岌葛洪江南庾延宗錢樂之司徒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賦精復察於祥有足驗也陳禮國朝太平興國中張思訓造新銅儀言古之制作運動以水踈畧既多寒暑無準今以水銀代水運動不差詔置文明殿至道中韓顯符新鑄渾儀其制用雙規詔司天監築臺置之大中祥符三年造成詔龍圖閣移之其制為天輪二各分三百六十二度又為黃赤道亦管於側輪中測日月星辰行度皆無差皇祐三年李晦言重定渾儀已

成欲乞依唐制從之熙寧七年沈括以新定渾儀進呈上領之

宋朝

宋朝渾儀

太平興國四年正月司天監學生張思訓造新渾儀成詔置文明東南之鐘鼓樓以思訓為渾儀丞注思訓叙渾儀制度云為七直人左掖鈴右扣鐘中擊鼓以定刻數又十二神報十二時刻數定晝夜短長上列三百六十五度紫微宮及周天列象并斗建黃赤二道太陽行度定寒暑進退又古之制作運動以水踈畧既多寒暑無準臣今以水銀代水運動不差且冬至之日在黃路表去化極最近謂之寒晝短夜長夏至之日在赤路表去化極最近謂之暑晝長夜短春秋二分日在兩交春和秋涼晝夜復等寒暑進退皆由於此舊制太陽晝夜行度行皆行手運臣今所製取於自然又按唐開元中詔僧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衛士造天儀鑄銅為日月周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天數度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輪絡此天外綴以日月合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

九輪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木平儀半
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而有準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
置鐘鼓以候辰刻則自然撞鐘皆櫃中各於鈞軸定交錯關課相持後
銅鐵漸澁不能自轉不復行用今思訓以木偶人為土直神搖鈴撞鐘
及十二神自執牌循環而出并著日月星辰皆須仰視其機轉之用俱
隱樓中觀其制度頗有開元遺象。至道元年司天秋官正韓顯符造
新渾儀詔司天監築臺置仍以其事付史館注顯符衛新鑄儀制凡九
事云云。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司天監言冬官正韓顯符造銅渾儀
成詔移入龍圖閣令顯符選學中可教者傳授其業十一月召輔成觀
銅渾儀其制為天輪二一平一側各分三百六十二度又為黃赤道立
管於側輪中以測日月星辰行度皆無差。宣祐二年十二月司天夏
官李用晦言重定渾儀鑄造以成欲乞依唐李淳風一行舊制紀以年
月以求將來從之。治平四年十一月天章閣待制孫思恭奉詔看詳
翰林天文院渾儀如已得漢唐古法即依製造渾儀雖依唐梁令瓚法

其環固重大黃道運轉澁滯經久未便其司天監渾儀遊規運轉却且
依常其黃道鑄定不動。熙寧七年六月同提舉司天監沈括以新定
渾儀進呈上召輔臣觀之數問括括具對所以改更之理

土圭

玉人之事以玉為圭而曰土圭者用以土其地其長尺五寸非惟建王
國用土圭諸侯之國亦用以土其地但正四方不求地中也。周官大
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
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
謂之地中鄭康成曰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
於土圭謂之日北則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
為近東也西謂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凡日影於地千里
而差一寸陳禮書曰先儒謂天地相距八萬里其升降也不過三萬里
淮宋何承天曰六百里而差一寸則於地差千里張衡周髀之說皆然
曰千里而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後魏信都芳典瑞以土圭致日月
四時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月以土地馮相氏曰春夏致日秋

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古者土圭必植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比表東西二表相去亦如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鄭司農云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與圭等謂之地中是也王昭禹曰土圭橫植於地於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影於夏至為漏半為之取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疏曰度景之法必於正午乃得其端直。周禮圖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據中土圭之南土圭而言也夏晝漏晝土圭在南得尺四寸景不論尺五寸不與圭等是也於日為近南也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日北則景長多寒據中土圭之比土圭而言也久晝漏半土圭在北得尺六寸景過於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也於日為近北也故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中土圭之西土圭而言之是於日為近西也夏晝漏半中土圭景得正時土圭在西者日未中乃得朝時之景故曰日西則景朝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中土圭之東土圭而言之是也於日為近東也夏晝漏半中土圭景得時正土圭在東者日已跌矣乃得夕時之景故云日東則景夕多風。周公度

日景置五圭於潁川陽城置一土圭為中中土圭之南千里置一土圭中土圭之北千里置一土圭東去千里置一土圭西去千里置一土圭為五圭天地相距八萬里先王立八尺之表以度日景天地之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自地以至日不過二萬五千里以尺有五寸土圭測之蓋日景於圭差一寸則差千里先王以四表明中表正之以中表定四方之中在地則無道里遠近之不均在天則無寒暑風雨陰陽之不和萬物得極其高大故至於阜得其宜由其道故至於安然後建王國焉匠人所謂畫參諸日景夜故諸極星蓋如此也易巽為風言東多風蓋風之所屬者東方也五行傳以風屬中央失之矣。隋志曰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周潁川地也景與圭等尚書攷靈曜曰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遁卦驗曰冬至之日植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景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劉向洪範論曰夏至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景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

分後漢魏宋之曆皆與致靈曜同然或地域不改而分寸參差或南北殊方而長短難一蓋術士未能精驗也梁天監中祖常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土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景大同中太史令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陳氏惟用梁法至隋開皇十九年袁充表曰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又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今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宜取日長之意改元仁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隋志唐儀鳳四年姚元辨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景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於陽城周公測影所得圭長一丈二尺七寸開元十二年命太史南宮說等馳傳往安南蔡蔚等州測候日影還與一行校之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大約南北極相去總八萬餘里其餘州測景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其餘州皆不同至悔中南望老人星下眾星燦然皆古所未名會要

水平法

按匠人建國之制水地之垂置槩以垂眡以景夫槩則表也司徒言土圭而不言表匠人言表而不言土圭互文以見也。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縣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所以求地之平既縣以繩而取其直又以水而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槩焉於所平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懸正之眡日景之出入將以求四方之正眡其出入之景可正東西而已又為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於是乎正然猶以為未也又畫參諸日中之景互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正焉朝夕皆正然後可以建王國

致日之法

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畧短故立六尺表而景尺六寸日在婁而中日在牽牛而南近極星則畧長故立八尺表而景丈三尺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星中故立八尺表而景七尺三寸八分

致月之法

立春分月循青道春分在東井圓於角下弦在牽牛立夏夏至南從

赤道立秋秋分月循白道秋分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東井立冬冬
至北從黑道

總論

漢書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
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故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尺
五寸八分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
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去極中而晷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
尺三寸六分日陽也陽用事日則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為暑
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為寒日失節於南則晷過
而長為常寒日失節於北則晷短為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
行在東西南北有白赤黑之道各各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
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月循白道而
秋分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
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間而在

弦者以月得陰陽之平故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也君
居中而佚臣躬行而勞君近臣則威損臣遠君則勢盛威盛與君異勢
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光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
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是言也

刻漏

隋志曰昔黃帝創觀漏水以分晝夜梁刻漏經云刻漏之作代乎黃帝之世宣乎夏周之世其後

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掌挈壺以令軍井凡軍事垂壺以序

聚櫟皆以火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元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

者夜則視夜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

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正義曰四十八箭漢法而

百刻四十八箭者取隋志曰其總以百刻分于晝夜凡有四十一箭晝

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且有星中每箭各有其

數所以分時代守周衰齊詩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君無節號令

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正義曰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

○周天之星二十有八而星之夜十有二辰之度三百六十五有奇星辰循天而左旋日月星辰迴天而右轉日陽也舒而遲故暮而周月陰也盛以速故一日而周日月舍於辰則為月十有二會則為歲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短長參差不覺先王於是刻箭沃漏以揆此挈壺氏所由設也蓋月之行也斗建寅則出已而漸北斗建午而則出已而漸南漸北則春分而箭加長漸南則秋分而箭加短不過百刻而已故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為節明常先於日出昏常後於日入則日出之前二刻半為明日入之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晝故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二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自春分至夏至晝所增者九刻有半自夏至以至秋分所減者亦然自秋分以至冬至所減者十刻有半自冬至以至春分所加者亦然挈壺之法蓋為箭四十八以候廿四氣六率七日太半而易其一箭孔類達謂浮箭壺內以

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箭為度蓋各述具聞而已雖浮沒不同大槩一也故以火爨鼎則使之不疑守壺則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於朝廷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為節焉然春官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吉時而齊詩時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諸侯則掌漏告特一於挈壺氏而已

漢興武帝詔謝延等定東西之畧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亦未盡理

哀帝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廢光武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令為常符漏品和帝時霍融言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

乃詔用夏曆刻漏用四十八箭張衡以銅為器以玉乳吐漏水為所於魏晉相傳不改宋何承天以前代諸漏春分晝長秋分晝短差過半

刻遂造漏法春秋二分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梁因而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以晝夜為九十六

刻一辰有全八刻焉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是時陸倕作新漏水天三金方箭圓之制飛龍陳文帝命太史造漏依古刻為法謂齊因循

梁大同並以百刻分于晝夜隋開皇中袁充上畧影漏刻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然充以私智改舊章未為精密又有張胃元劉焯漏刻並不施用大業初耿詢作古歌器以漏水注之獻于湯帝善之因令依後魏李蘭所修造隋志

宋朝初司天有挈壺正掌司辰刻置文德殿門外之東偏左右漏刻之法有水秤以水為衡衡上刻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以木為之著時刻更點晝夜更用制度精巧未知作者誰蓋唐五代用之久矣唐初殿前報時舊有銅梁以來廢景德四年復用舊祠如後殿歌之日日欲暮魚鱗下龍韜布之類五更皆然天聖八年燕肅上蓮華漏法其制琢石為四分之壺刻木為四分之箭以測十二辰二十四氣隅十千百刻分晝夜四十八箭一氣一易仁四氣各有書夜汝有四十八箭歲統二百十六萬分刻箭上又有渴烏銅荷之制詔王立等攷定立害其黃道日躔不應今崇天曆不可用罷之至景祐元年燕肅奉詔與楊惟德測驗並合天道而寸度以為久難行用差章得象及馮元詳定乃造百刻水秤別添水壺等凡定奪三年而卒用焉國朝會要

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刻為度蓋各述其所聞而已雖浮沒不同大槩一也禮書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有賦孫綽有銘

占候類

候氣

西漢志曰冬至極短垂土炭炭動以知日至孟康曰冬至先三日垂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涂故天子常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候鍾律權上炭於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又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葦祈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炭去殿中候用王律惟二至乃候

雲氣

周禮眡祲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曰象曰鵠曰鑿曰
闇曰膏曰彌曰序曰濟曰想及隋志曰海旁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
北夷之氣如牛羊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
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之北氣青渤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
之間氣皆白又曰韓雲如布趙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齊雲如絳衣越
雲如龍蜀雲如困或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凡候氣之法氣初出若雲
非雲若霧非霧初出在桑榆上高五六尺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
望下屬地者三千里。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
象。物色也視日旁之雲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青為蟲白為喪
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_注。正月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_注。求平二年升靈
臺望元氣吹時祥觀物變_注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
四時之氣也故望之焉_{明帝紀}。春將禘于武宮梓謹曰吾見赤黑之祲
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于_注泣事籥入而卒_左

年。日南至梓謹望氣曰今茲_注有亂國幾亡三年而研祭有大喪_注
氛氣也時庶侯不行登壇之禮使梓謹望氣也_{昭二年}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西

西

